

贈序類二

歐陽永叔送楊真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為宮細者為羽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嘆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

古文辭類卷三十三

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及從廕調爲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余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歐陽永叔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

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於家至於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望遠遂遊東山窺綠蘿溪坐磐石文初愛之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尙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

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茅順甫云風韻跌宕

歐陽永叔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紀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

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二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

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子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歐陽永叔送鄭荀改名序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厭周之亂用其小見以爲聖人之術止於此始非仁義而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反然後山淵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非諸子尤以勸學爲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用退老蘭陵

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爲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滎陽鄭昊少爲詩賦舉進士已中第遂棄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問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鄭君年尙少而性淳明輔以彊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更其名數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改曰荀於是又見其志之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於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旣嘉君善自擇而慕焉因爲之字曰叔希且以勗其成焉

曾子固送周屯田序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爲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袒韞鞬以薦其物諮其辭說不於庠序於朝廷時節之賜與縉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爲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爲無爲而尊榮也今一日辭事返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羣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遊散棄乎山墟林莽僻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歉然於心邪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

身而益閒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爲於士之倦而歸者顧爲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爲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爲動其意邪余爲之言者尙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旣爲之辨其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今

之失矣南豐曾鞏序

薑塢先生云仁宗時文武官年七十以上不自請致仕者可馬池賈昌朝包拯吳奎皆相繼被糾劾周君想亦迫迫而非止是而甘引

年者也子固文殆爲釋譏文內鄉射字疑訛或易作大射或作天子養以燕饗飲食射之禮皆可記云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又行葦之詩言飲射而繼之以祈黃耆鄭氏箋云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擇其可與者爲賓若鄉射則天子無由親與其間矣茅順甫云議論似屬典刑而文章烟波馳驟不足讀昌黎所送楊少尹致仕序天壤矣

曾子固贈黎安二生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余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覆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叅軍將行請余言以爲贈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迺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日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爲迂濶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濶孰有甚於余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

不自知也世之迂濶孰有甚於余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爲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爲善則其患若此謂爲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爲何如也

曾子固送江任序

均之爲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爲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

加蛇龍虺蜴虎豹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湫隕崖落石之所覆壓
其進也莫不籩糧裹藥選舟易馬刀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
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
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
惕處歎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
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爲
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土
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奧道途所次升
降之倦凌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
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

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俗習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
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游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
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故能
專慮致勞營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爲先後不待旁
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胸中矣豈累夫孤客遠寓之憂
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爲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
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
孰近於此旣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飮聽其民人之事而江君
又有聰明敏慧之才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議論
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爲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於大山深谷

袁簡齋集卷三
七
之中而州以無爲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
其行遂書以送之

曾子固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向老傅氏山陰人與其兄元老讀書知道理其所爲文辭可喜太
夫人春秋高而其家故貧然向老昆弟尤自守不苟取而妄交太
夫人亦忘其貧余得之山陰愛其自處之重而見其進而未止也
特心與之向老用舉者令溫之瑞安將奉其太夫人以往予謂向
老學古其爲令當知所先後然古之道蓋無所用於今則向老之
所守亦難合矣故爲之言庶夫有知予爲不妄者能以此而易彼
也

蘇明允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
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
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
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
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
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
雖日爲文中心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
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強悍不屈之虜廷建大
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

府君旁安知其至此

鼎按此明允胸襟陋處昌黎必不然也

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

感也大丈夫生不為將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

富公使還為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劔槊相

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尙心掉不自禁凡

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

而失辭以為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

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為

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為贈

茅順甫云文有生色直當與昌黎送殷員外等序相伯仲

海峯先生云其波瀾跌宕極為老成句調聲響中窠合節幾並昌黎而與殷員外序實不相似

蘇明允仲兄文甫說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

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

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為我易之

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

然而行淵然而留滯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

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

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

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

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緬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

如穀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磅

礪洶涌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虚掉乎無垠橫流逆折瀆旋
傾側宛轉膠戾

蘇按此段形容風水處極
工惜太襲長卿上林耳

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本

者如燄跳者如鷺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
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
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
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
於其間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
以為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
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
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為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

為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蘇明允名二子說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
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
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者禍福之間轍乎
吾知免矣

蘇子瞻太息

送秦
少章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游談之士依
以成聲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重名
九牧之人所共稱嘆吾讀至此未嘗不廢書太息也曰嗟乎英偉

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在世而向之譏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昔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剝裂爲文聚而見訕且訕公者所在成市曾未數年忽焉若潦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士不吾棄以爲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二三子亦自以爲莫及也士駭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三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游不及暮年而論議日新若將

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嗚乎子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使藏於家三年然後出之

蘇子瞻日喻

贈吳彥律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日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卽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與

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
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
以爲致也與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
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
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
者問於沒人而求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
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
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
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蘇子瞻稼說

送張琥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
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
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
口之家而其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耨銓艾相尋
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
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大過今之人也其平
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
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
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旣溢之餘而發於持滿
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

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
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
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
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王介甫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之
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肖一失詘已以從時者不以時
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
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
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

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眞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
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峩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
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
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
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
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
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眞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
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

默也

贈序類三 王叔巖士之樂嬉嬉京園不異葉 古文辭類纂三十四

歸熙甫周弦齋壽序

弦齋先生居崑山之千墩浦上與吾母家周氏居相近也異時周氏諸老人皆有厚德饒於積聚爲子弟延師曲有禮義而先生嘗爲之師諸老人無不敬愛久之吾諸舅兄弟無非先生弟子者余少時見吾外祖與先生遊處及吾諸舅兄弟之從先生遊今聞先生老而強壯如昔往來千墩浦上猶能步行十餘里每余見外氏從江南來言及先生未嘗不思少時之母家之室屋井里森森如也周氏諸老人之厚德渾渾如也吾外祖之與先生遊處恂恂如也吾舅若兄弟之從先生遊斷斷如也今室屋井里非復昔時矣

吾外祖諸老人無存者矣舅氏惟長舅存耳亦先生之弟子也年七十餘矣兄弟中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子和最貴顯亦已解組而歸方日從先生於桑梓之間俛仰今昔覽時事之變化人生之難久長如是是不可不舉觴而爲之賀也嘉靖丁巳某月日先生八十之誕辰子和既有文以發其潛德余雖不見先生久而少時所識其淳朴之貌如在目前吾弟子靜復來言於予亦以予之知先生也先生名果字世高姓周氏別號弦齋云

歸熙甫戴素庵七十壽序

戴素庵先生與吾父同入學官爲弟子員同爲增廣生年相次也皆以明經工於進士之業數試京闈不得第予之爲弟子員也於

班行中見先生輩數人凝然古貌行坐不敢與之列有問則拱以對先生輩亦偃然自處無不敢當之色會予以貢入太學而先生猶爲弟子員又數年乃與吾父同謁告而歸也先生家在某所渡婁江而北有陂湖之勝裕州太守龔西野之居在焉裕州與先生爲內外昆弟然友愛無異親昆弟一日無先生食不甘寢不安也先生嘗邁危疾西野行坐視先生而哭之疾竟以愈日相從飲酒爲歡蓋龔氏之居枕傀儡蕩湖蕩而北重湖相襲汗漫沉浸雲樹圍映乍合乍開不可窮際武陵桃源無以過之西野旣解纓組之累先生亦釋絃誦之負相得於江湖之外真可謂肥遯者矣其後西野旣逝先生落然無所向然其子上舍君猶嚴子弟之禮事先

生如父在時故先生雖家塘南而常遊湖上爲多今年先生七十
吾族祖某先生之子壻也命予以文爲言先生平生甚詳然皆子
之素所知者也因念往時在鄉校中先生與家君已追道前輩事
今又數年不能復如先生之時矣俗日益薄其間有能如龔裕州
之與先生乎而後知先生潛深伏隩怡然湖水之濱年壽烏得而
不永也先生長子某今爲學生而餘子皆向學不墜其教云

歸熙甫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

王子敬欲壽其母而乞言於予予方有腹心之疾辭不能爲而諸
友爲之請者數四則問子敬之所欲言者而子敬之言曰吾先人
生長太平吾祖爲雲南布政使吾外祖爲翰林爲御史以文章政

事並馳騁於一時先人在綺紈之間讀書之暇飲酒博奕甚樂也
已而吾母病痿孳處者十有八年先人就選待次天官卒於京邸
是時執禮生十年諸姊妹四人皆少而吾弟執法方在娠比先人
返葬執法始生而吾母之疾亦瘳自是撫抱諸孤熒熒在疚今二
十年少者以長長者以壯以嫁以娶向之在娠者今亦頽然成人
矣蓋執禮兄弟知讀書不敢墮先世之訓而執法以歲之正月冠
而受室吾母適當六十之誕辰回思二十年前如夢如寐如痛之
方定如涉大海茫洋浩蕩顛頓於洪波巨浪之中篙櫓俱失舟人
束手相向號呼及夫風恬浪息放舟徐行遵乎洲渚舉酒相酬此
吾母今日得以少安而執禮兄弟所以自幸者也噫子敬之言如

是諸友之所以賀與予之所以言亦無出於此矣恩斯勤斯嚮子之閔斯子敬兄弟其念之哉

歸熙甫顧夫人八十壽序

太保顧文康公以進士第一人歷事孝武二朝今天子由南服入繼大統恭上天地祖考徽號定郊丘之位肇九廟饗明堂秩百神稽古禮文粲然具舉一時議禮之臣往往拔自庶僚驟登樞要而公以宿學元老侍經幄備顧問從容法從三十餘年晚乃進拜內閣參與密勿會天子南巡湖湘恭視顯陵付以留鑰之重蓋上雖不遽用公而眷注隆矣至於居守大事天下安危所繫非公莫寄也夫人主之恩如風雨而怒如雷霆有莫測其所以然者士大夫

遭際承藉貴勢恩寵狎至天下之士誰不扼腕跂踵而慕豔之及夫時移事變有不能自必者而後知公爲天下之全福也公薨之後九年夫人朱氏年八十家孫尙寶君稱慶於家請於其舅上舍梁君乞一言以紀其盛蓋夫人自弃而從公與之偕老壽考則又過之公之德順而厚其坤之所以承乾乎夫人之德靜而久其恒之所以繼咸乎故曰天下之全福也常以陰陽之數論女子之致福尤難自古婦人不得所偶有乖人道之常者多矣況非常之寵渥重之以康寧壽考乎初公爲諭德有安人之誥爲侍讀有宜人之誥進宮保有一品夫人之誥上崇孝養冊上昭聖皇太后章聖皇太后徽號夫人於是朝三宮親蠶之禮曠千載不見矣上考古

事憲周制舉三纁之禮夫人陪侍翟車煌煌乎三代之典豈不盛哉有光辱與公家世通姻好自念初生之年高大父作高玄嘉慶堂公時在史館實爲之記所以勗我後人者深矣其後公子告家居率鄉人子弟釋菜於學宮有光亦與其間丙申之歲以計偕上春官公時以大宗伯領太子詹事拜公於第留與飲酒問鄉里故舊甚懽天暑露坐庭中酒酣樂作夜分乃散可以見太平風流宰相自惟不佞荏苒歲年德業無聞多所自媿獨於文字少知好之執筆以紀公之家慶所不辭云

歸熙甫守耕說

嘉定唐虔伯與予一再晤然心獨慕愛其爲人吾友潘子實李浩

卿皆虔伯之友也二君數爲予言虔伯予因二君蓋知虔伯也虔伯之舅曰沈翁以誠長者見稱鄉里力耕六十年矣未有子得虔伯爲其女夫子因虔伯蓋知翁也翁名其居之室曰守耕虔伯因二君使予爲說予曰耕稼之事古之大聖大賢當其未遇不憚躬爲之至孔子乃不復以此教人蓋嘗拒樊遲之請而又曰耕也餒在其中矣謂孔子不耕乎而釣而弋而獵較則孔子未嘗不耕也孔子以爲如適其時不憚躬爲之矣然可以爲君子之時而不可以爲君子之學君子之學不耕將以治其耕者故耕者得常事於耕而不耕者亦無害於不耕夫其不耕非晏然逸己而已也今天下之事舉歸於名獨耕者其寔存耳其餘皆晏然逸己而已也志

乎古者爲耕者之實耶爲不耕者之名耶作守耕說

歸熙甫二石說

樂者仁之聲而生氣之發也孔子稱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在齊聞韶則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考之尙書自堯克明峻德至舜重華協於帝四岳九官十二牧各率其職至於蠻夷率服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至仁之澤洋洋乎被動植矣故曰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又曰庶尹允諧鳥獸跄跄鳳凰來儀又曰百獸率舞此唐虞太和之景象在於宇宙之間而特形於樂耳傳曰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呂氏春秋曰堯命夔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擊石拊石夔之所能也百獸率舞非夔之所能也此唐虞之際仁治之極也顏

子學於孔子三月不違仁而未至於化孔子告之以爲邦而曰樂則韶舞豈驟語以唐虞之極哉亦教之禮樂之事使其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而歌有虞氏之風淫聲亂色無以奸其間是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而爲仁之用達矣雖然由其道而舞百獸儀鳳凰豈遠也哉冉求欲富國足民而以禮樂俟君子孔子所以告顏子卽冉求所以俟君子也欲富國足民而無俟於禮樂其敝必至於聚斂子游能以絃歌試於區區之武城可謂聖人之徒矣自秦以來長人者無意於教化之事非一世也江夏呂侯爲青浦令政成而民頌之侯名調音字宗夔又自號二石請予爲二石之說予故推本尙書論語之義以達侯之志焉

歸熙甫張雄字說

張雄既冠請字於余余辱爲賓不可以辭則字之曰子谿聞之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此言人有勝人之德而操之以不敢勝人之心德處天下之上而禮居天下之下若谿之能受而水歸之也不失其常德而復歸於嬰兒人之勝心不生則致柔之極矣人居天地之間其才智稍異於人常有加於愚不肖之心其才智彌大其加彌甚故愚不肖常至於不勝而求返之天下之爭始於愚不肖之不勝是以古之君子有高天下之才智而退然不敢以有所加而天下卒莫之勝則其致柔之極也狀則雄必能守其雌是謂天下之谿不能守雌不能爲天

下谿不足以稱雄於天下

歸熙甫二子字說

予昔遊吳郡之西山西山並太湖其山曰光福而仲子生於家故以福孫名之其後三年季子生於安亭而予在崑山之宣化里故名曰安孫於是福孫且冠娶予因爾雅之義字福孫以子祐字安孫以子寧念昔與其母共處顛危困厄之中室家權聚之日蓋少非有昔人之勤勞天下而弗能子其子也以是志之蓋出於其母之意云今母亡久矣二子能不自傷而思所以立身行道求無媿於所生哉抑此偶與古之羊叔子管幼安之名同二公生於晉魏之世高風大節邈不可及使孔子稱之亦必以爲夷惠之儔夫士

期以自修其身至於富貴非所能必幼安之隱叔子之仕子難以擬其後若其淵雅高尚以道素自居則士誠不可一日而無此不然要爲流俗之人苟得爵祿功名顯於世亦鄙夫也

方靈臯送王箚林南歸序

余與箚林交益篤在辛卯壬辰間前此箚林家金壇余居江寧率歷歲始得一會合至是余以南山集牽連繫刑部獄而箚林赴公車間一二日必入視余每朝殮罷負手步階除則箚林推戶而入矣至則解衣盤薄諮經誼史旁若無人同繫者或厭苦諷余曰君縱忘此地爲園土身負死刑奈旁觀者姍笑何然箚林至則不能遽歸余亦不能畏訾警而閉所欲言也余出獄編旗籍寓居海澱

箚林官翰林每以事入城則館其家海澱距城往返近六十里而使問朝夕通事無細大必以關憂喜相聞每閱月踰時檢箚林手書必寸餘戊戌春忽告余歸有日矣余乍聞心忡惕若瞑行駐乎虛空之逕四望而無所歸也箚林曰子毋然吾非不知吾歸子無所向而今不能復顧子且子爲吾計亦豈宜阻吾行哉箚林之歸也秋以爲期而余仲夏出塞門數附書問息耗而未得也今茲其果歸乎吾知箚林抵舊鄉春秋佳日與親懿游好徜徉山水間酣嘻自適忽念平生故人有衰疾遠隔幽燕者必爲北鄉惘然而不樂也

方靈臯送劉函三序

道之不明久矣士欲言中庸之言行中庸之行而不牽於俗亦難矣哉蘇子瞻曰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今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爲失能爲衆人之所爲雖謂之反中庸可也自吾有知識見世之苟賤不廉姦欺而病於物者皆自謂中庸世亦以中庸目之其不然者果自桎焉而衆皆持中庸之論以議其後燕人劉君函三令池陽困長官誅求棄而授徒江淮間嘗語余曰吾始不知吏之不可一日以居也吾百有四十日而去官食知甘而寢成寐若昏夜涉江浮海而見其涯若沉疴之霍然去吾體也夫古之君子不以道徇人不使不仁加乎其身劉君所行豈非甚庸無奇之道哉而其鄉人往往謂君迂怪不合於中庸

與親暱者則太息深贖若哀其行之迷惑不可振救者雖然吾願君之力行而不惑也無耳無目之人貿貿然適於鬱栖坑阱之中有耳目者當其前援之不克而從以俱入焉則其可駭詫也加甚矣凡務爲撓君之言者自以爲智天下之極愚也奈何乎不畏古之聖人賢人而畏今之愚人哉劉君幸藏吾言於心而勿以示鄉之人彼且以爲譎張頗僻背於中庸之言也

方靈臯送左未生南歸序

左君未生與余未相見而其精神志趨形貌辭氣早熟悉於劉北固古塘及宋潛虛既定交潛虛北固各分散余在京師及歸故鄉惟與未生游處爲久長北固客死江夏余每戒潛虛當棄聲利與

未生歸老浮山而潛虛不能用余甚恨之辛卯之秋未生自燕南附漕船東下至淮陰始知南山集禍作而余已北發居常自懟曰亡者則已矣其存者遂相望而永隔乎己亥四月余將赴塞上而未生至自桐瀋陽范恒菴高其義爲言於駙馬孫公俾偕行以就余旣至上營八日而孫死祁君學圃館焉每薄暮公事畢輒與未生執手谿梁間因念此地出塞門二百里自今上北巡建行宮始二十年前此蓋人迹所罕至也余生長東南及暮齒而每歲至此涉三時其山川物色久與吾精神相憑依異矣而未生復與余數晨夕於此尤異矣蓋天假之緣使余與未生爲數月之聚而孫之死又所以警未生而速其歸也夫古未有生而不死者亦未有

聚而不散者然常觀子美之詩及退之永叔之文一時所與游好其人之精神志趨形貌辭氣若近在耳目間是其人未嘗亡而其交亦未嘗散也余衰病多事不可自敦率未生歸與古塘各脩行著書以自見於後世則余所以死而不亡者有賴矣又何必以別離爲戚戚哉

方靈臯送李雨蒼序

永城李雨蒼力學治古文自諸經而外徧觀周秦以來之作者而慎取焉凡無益於世教人心政法者文雖工弗列也言當矣猶必其人之可故雖揚雄氏無所錄而過以余之文次焉余故與雨蒼之弟畏蒼交雨蒼私論並世之文舍余無所可而守選踰年不因

其弟以通也雍正六年以建寧守承事來京師又踰年終不相聞
余因是意其爲人必篤自信而不苟以悅人者乃不介而過之一
見如故舊得余周官之說時輟其所事而手錄焉以行之速繼見
之難固乞余言余惟古之爲友也將以求益也雨蒼欲余之有以
益也其何以益余乎古之治道術者所學異則相爲蔽而不見其
是所學同則相爲蔽而不見其非吾願雨蒼好余文而毋匿其非
也古之人得行其志則無所爲書雨蒼服官雖歷歷著聲績然爲
天子守大邦疆域千里昧爽盟沐質明而蒞事臨民一動一言皆
世教人心政法所由興壞也一念之不周一物之不應則所學爲
之虧矣君其併心於所事而於文則暫輟可也

高潔

劉才甫送張閑中序

河流自昔爲中國患禹疏九河過家門不入而東南鉅野無潰冒
滄沒之害者七百七十餘年周定王時河徙礫溪九河故道浸以
湮滅自是之後秦穿漕渠而漢時河決酸棗瓠子館陶泛溢淮泗
兗豫梁楚諸郡歷魏晉唐宋元明數千百載迄無寧歲 皇帝御
極之元年命山東按察使齊蘇勒總督河務吾友張君若矩以通
判河上事効奔走淮水之南迺奮迺築共職維勤險阻艱虞罔敢
或避河督稱其能以薦於 天子使署理兗之泲河四年冬題補
入覲而是時河水自河南陝州至江南之宿遷千有餘里清可照
燭鬚眉者凡月餘日不變可以見太平有道元首股肱聯爲一體

至治翔洽感格幽冥天心協而符瑞見至於此也張君既入
判迦河將歸其官解於是吾徒夙與張君有兄弟之好者各爲
詩以送之

原注雄直
似昌黎

劉才甫送沈某園序

去父母別兄弟妻子而遊既久而猶不欲歸滌瀆闕定省違父母
有子如未嘗有子焉者有兄弟如未嘗有兄弟焉者有夫而其妻
獨處有父而其子無怙此鰥寡孤獨窮民之無告者類也雖幸而
取萬乘之公相亦奚以云余在京師五年矣父母年皆踰六十兄
弟四人在家者尙一兄一弟幼子三人皆已死寡妻在室是亦可
以歸矣而不歸嗟乎余獨安能無愧於沈君哉沈君杭州人其在

京師亦數年一日其家人遺之書曰盍歸乎來沈君不謀於朋友
秣馬束裝載道嗟乎余獨安能無愧於沈君哉沈君行矣余於沈

君復何言

原注其來如潮水驟至頃刻之間
消歸無有此等神境惟昌黎有之

劉才甫送姚姬傳南歸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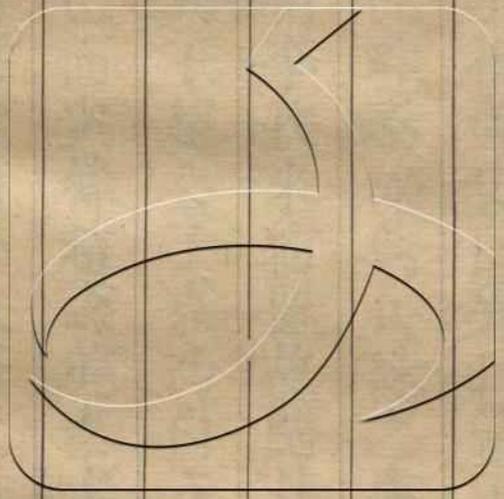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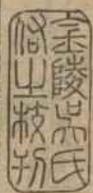
古之賢人其所以得之於天者獨全故生而向學不待壯而其道
已成既老而後從事則雖其極日夜之勤劬亦將徒勞而鮮獲姚
君姬傳甫弱冠而學已無所不窺余甚畏之姬傳余友季和之子
其世父則南青也憶少時與南青遊南青年纔二十姬傳之尊府
方垂髫未娶太夫人仁恭有禮余至其家則太夫人必命酒飲至
夜分乃罷其後余漂流在外倏忽三十年歸與姬傳相見則姬傳

之齒已過其尊府與余遊之歲矣明年余以經學應舉復至京師
無何則聞姬傳已舉於鄉而來猶未娶也讀其所爲詩賦古文殆
欲壓余輩而上之姬傳之顯名當世固可前知獨余之窮如曩時
而學殖將落對姬傳不能不慨然而歎也昔王文成公童子時其
父攜至京師諸貴人見之謂宜以第一流自待文成問何爲第一
流諸貴人皆曰射策甲科爲顯官文成莞爾而笑恐第一流當爲
聖賢諸貴人乃皆大慙今天旣賦姬傳以不世之才而姬傳又深
有志於古人之不朽其射策甲科爲顯官不足爲姬傳道卽其區
區以文章名於後世亦非余之所望於姬傳孟子曰人皆可以爲
堯舜以堯舜爲不足爲謂之悖天有能爲堯舜之資而自謂不能

謂之慢天若夫擁旄仗鉞立功青海萬里之外此英雄豪傑之所
爲而余以爲抑其次也姬傳試於禮部不售而歸遂書之以爲姬

傳贈

原注淋漓道岩歐
公學史記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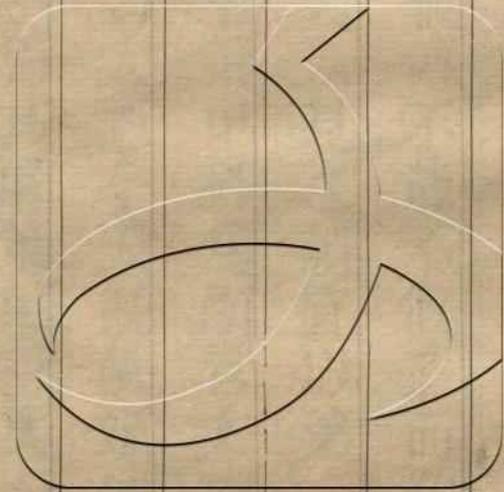


詔令類一

秦始皇初并天下議帝號令

古文辭類纂三十五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鹽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



暴亂賴宗廟之靈六年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
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

漢高帝入關告諭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
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諸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
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
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東耳

漢高帝二年發使者告諸侯伐楚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
人親爲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

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漢高帝五年赦天下令

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

漢高帝令吏善遇高爵詔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
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
吏前曾不爲決甚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
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行田宅今小吏未嘗
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
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詔者以重論之

漢高帝六年上太公尊號詔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漢高帝十一年求賢詔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霸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

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其平之矣而不與我其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鄼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

漢文帝元年議犯法相坐詔

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旣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爲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熟計之

漢文帝議振貸詔

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阡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如何其議所以振貸之

漢文帝賜南粵王趙陀書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諄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乃者聞王

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家前者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能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

樂娛憂存問鄰國

漢文帝二年除誹謗法詔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
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
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
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
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以相約者以已字通

漢文帝日食詔

朕聞之天生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
之災以戒不治迺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災孰大焉朕獲

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於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乎一人唯
一二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
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見知之所不及旬以啟告朕
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
省繇費以便民朕旣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
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
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

漢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詔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
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母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

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由至朕甚
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
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

漢文帝十四年增祀無祈詔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祀上帝宗廟十四年於今歷日彌長以不敏
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
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明之極也今吾
聞祀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
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祀官無有所

祈

漢文帝後元年求言詔

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
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
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
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
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
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
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
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漢文帝前六年遺匈奴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虜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人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疎一黃金飾貝帶一黃金犀毘一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緹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漢文帝後二年遺匈奴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居無暴虐今聞濞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歡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悅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

仲馮疑鄰字上有脫字恐意衍使字言與爲鄰國是以相郵遺之物耳

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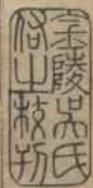
于秣金帛綿絮他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

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
隳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
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
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
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意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
于其察之

漢景帝後二年令二千石修職詔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
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
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

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者以壽
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
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
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詔令類二
 漢武帝元朔元年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畧一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
 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
 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叅政事祈進民
 心深詔執事興舉孝廉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
 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
 幽隱勸元元勵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
 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

詔令類二

漢武帝元朔元年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古文辭類纂三十六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畧一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
 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
 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叅政事祈進民
 心深詔執事興舉孝廉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
 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
 幽隱勸元元勵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
 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

漢武帝元狩二年報李廣詔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
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
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
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
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齊王策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閔爲齊王曰
嗚呼小子閔受茲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
爲漢藩輔嗚呼念哉共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

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迺
凶于乃國而害於爾躬嗚呼保國又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漢武帝封燕王策

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嗚呼薰
鬻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畔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
三十有二帥降旗奔師薰鬻徙域北州以安悉爾心毋作怨母作
棐德母廢迺備非教士不得從徵王其戒之

漢武帝封廣陵王策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
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

正嗚呼悉爾心祇祇兢兢迺惠迺順母恫好逸母邇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漢武帝元鼎六年敕責楊僕書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陜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死人以爲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爲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爲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爲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僞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

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

漢武帝賜嚴助書

制詔會稽太守君厥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濶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母以蘇秦縱橫

漢武帝元封五年求賢良詔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斲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

令州縣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漢昭帝賜燕刺王旦璽書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耶樊鄴曹灌攜劍推鋒從高皇帝墜菑除害耘耨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亡暴衣露冠之勞裒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踈疎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酌見高祖之廟乎

漢宣帝地節四年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父母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漢宣帝元康二年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

或擅興繇役飾厨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漢宣帝神爵三年益小吏祿詔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

漢元帝議律令詔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

漢元帝建昭四年議封甘延壽等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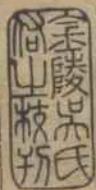
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勤師衆勞將率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詔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闕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境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憫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

漢光武帝賜竇融璽書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
倉庫有畜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羗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
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
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
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
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
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
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
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

漢光武帝二十七年報臧宮詔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
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
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
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
荒務廣德者彊有其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
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
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夷尙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
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
如息人



詔令類二
 司馬長卿論巴蜀檄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
 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
 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
 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襲之長常效貢職不敢
 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
 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
 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
 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與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

詔令類二

司馬長卿論巴蜀檄

古文辭類纂三十七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
 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
 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
 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襲之長常效貢職不敢
 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
 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
 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
 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與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

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
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
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讐彼豈
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
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
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
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
潤莖草而不辭也今奉幣使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
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
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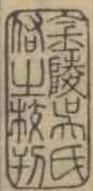
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
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
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
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咸諭陛下
意毋忽

韓退之鱷魚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衝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
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獨
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
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尙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况潮嶺海之間去

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駕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佻佻覘覘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

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肖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徒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傳狀類一 蘇公公與之言曰德之動止豈可與古
 文辭類纂三十八
 蘇按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列題南徐州南蘭陵郡縣中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
 行狀何妃瞻云漢書高祖詔云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蘇林曰行狀年紀也此行狀所自始首
 行必書年幾歲猶其遺也柳河東集中此體僅存韓李為人所刊削汨亂矣蘇按何論太拘
 昌黎業以董公鄉邑年紀敘入行狀之內則知首行本未題列非人汨亂也惟王荆公集內
 行狀三篇不載人祖父此必列
 文前而雕本者乃妄削去之矣

傳狀類一

古文辭類纂三十八

蘇按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列題南徐州南蘭陵郡縣中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
 行狀何妃瞻云漢書高祖詔云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蘇林曰行狀年紀也此行狀所自始首
 行必書年幾歲猶其遺也柳河東集中此體僅存韓李為人所刊削汨亂矣蘇按何論太拘
 昌黎業以董公鄉邑年紀敘入行狀之內則知首行本未題列非人汨亂也惟王荆公集內
 行狀三篇不載人祖父此必列
 文前而雕本者乃妄削去之矣

韓退之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

田汴宋毫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

傅董公行狀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父伯良

皇贈尚書左僕射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先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之選聞召見拜秘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爲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爲揚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爲侍御史入尚書省爲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爲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壘取回紇力焉約我爲市馬旣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壘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

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旣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貲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旣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遷秘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卽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於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

大夫宣慰恒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既至恒州恒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旣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捨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

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尚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三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

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實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於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曰屢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

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厯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爲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爲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鄆三軍緣道謹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

死吳湊代之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爲而後命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旣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於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爲簡較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

史爲簡較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簡較工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同蒂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於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於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于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旣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爲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闢其邪闡道謹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旣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始公

爲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詔笑好惡無所偏與友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爲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爲上柱國爵累升爲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澣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爲秘書省著作郎溪爲秘書省秘書郎全素爲大理評事澣爲太常寺太祝皆學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

韓退之巧者王承福傳

巧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

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鋤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巧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鋤以嬉夫鋤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

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鋸以入貴富之家
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
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旣死而其子孫
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而怠其
事而得天殃者耶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
者耶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耶將富貴難守薄功而
厚饗之者耶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耶吾之心憫焉
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
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
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

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
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
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耶楊之道不肖拔我一毛而利
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肖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肖勞
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
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
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柳子厚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
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

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
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
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
之天以致其性焉耳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
其築欲密旣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
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
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
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
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
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

之其實讐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
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
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
爾植督爾穫蚤練爾緒蚤織爾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
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殫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
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
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蘇子瞻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
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

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烏虜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翼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旣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

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王介甫兵部知制誥謝公行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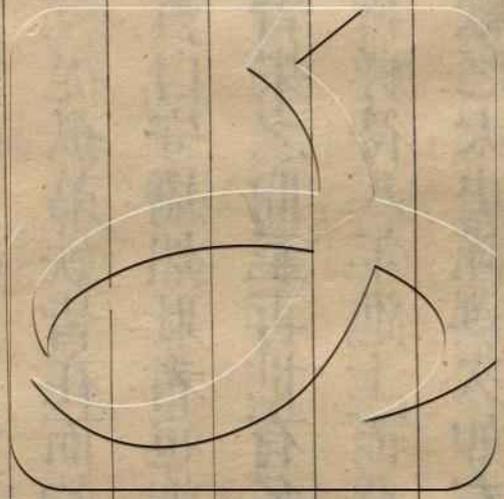
題脫員外郎三字

公諱絳字希深其先陳郡陽夏人以試秘書省校書郎起家中進士甲科守太常寺奉禮郎七遷至尙書兵部員外郎以卒嘗知汝之潁陰縣檢理秘書直集賢院通判常州河南府爲開封府三司度支判官與修真宗史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最後以請知鄧州遂葬於鄧年四十六其卒以寶元二年公以文章貴朝廷藏於家凡八十卷其制誥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而又有政事材遇

事尤劇尤若簡而有餘所至輒大興學舍莊懿明肅太后起二陵於河南不取一物於民而足皆公力也後河南聞公喪有出涕者諸生至今祠公像於學鄧州有僧某誘民男女數百人以昏夜聚爲妖積六七年不發公至立殺其首弛其餘不問又欲破美陽堰廢職田復召信臣故渠以水與民而罷其歲役以卒故不就於吏部所施置爲後法其在朝大事或諫小事或以其職言郭皇后失位稱詩白華以諷爭者貶公又救之嘗上書論四民失業獻大寶箴議昭武皇帝不宜配上帝請罷內作諸奇巧因災異推天所以譴告之意言時政又論方士不宜入宮請追所賜詔又以爲詔令不宜偏出數易請由中書密院然後下其所嘗言甚衆不可悉數

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上一有所不聞其責今豫我愈慷慨欲以論諫爲已事故其葬也廬陵歐陽公銘其墓尤歎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云卒之日歐陽公入哭其室櫛無新衣出視其家庫無餘財蓋食者數十人三從孤弟姝皆在而治衣櫛纔二婢平居寬然貌不自持至其敢言自守矯然壯者也謝氏本姓任自受氏至漢魏無顯者而盛於晉宋之間至再世有名爵於朝而四人皆以材稱於世先人與公皆祥符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歷官行事來曰願有述也將獻之太史謹撰次如右謹狀





傳狀類二

古文辭類纂三十九

歸熙甫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曾祖茂祖聰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父玉贈承德
郎吏部驗封司主事再贈奉政大夫吏部驗封司郎中三贈
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公諱憲卿字廉甫世居蘇州崑山之羅巷村以耕農爲業通議始
入居縣城獨生公一子令從博士學山陰蕭御史鳴鳳奇其姿貌
曰是子他日必貴吾無事閱其卷矣先輩吳中英有知人鑑每稱
之以爲瑚璉之器公雅自修飭好交名俊視庸輩不屑也舉應天
鄉試試禮部不第丁通議憂服闋再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明年選

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遷郎中吏在司者莫不懷其恩居九年
冢宰鄞聞公奉新宋公皆當世名卿咸賞識之陞江西布政司左
叅議江右田土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絕如南昌新建二縣僅百
里多山湖稅糧十六萬廣信縣六贛州縣十糧皆六萬南安四縣
糧二萬三郡二十縣之糧不及兩縣巡撫傅都御史議均之公在
糧儲道爲法均派折衷最爲簡易蓋國初以次削平僭僞田賦往
往因其舊貫論者謂蘇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吳賦十倍淮陰松江
二縣糧與畿內八府百十七縣埒其不均如此吳郡異時嘗均田
而均止於一郡且破壞兩稅陰有增羨民病之不若江右之善而
惜不及行也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先是虜薄京城又數

聲言從井陘口入掠臨清臨清綰漕道商賈所湊人情恇懼公處
之宴然或爲公地欲移任公曰詎至於此境上屯兵數萬調度有
方虜亦竟不至師尙詔反河南至五河兵敗散獨與數騎走莘縣
擒獲之在鎮三年商民稱其簡靜甌寧李尙書自吏部罷還所過
頗懈慢公勞送禮有加李公甚喜歎曰李君非世人情吾因以是
識其人會召還卽日薦陞湖廣布政司右叅政景王封在漢東未
之國詔命德安造王府公董其役又以承天修祿恩殿陞河南按
察司按察使受命四月尋擢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奏水災乞蠲
貸親行鄂渚雲夢間拊循之東南用兵禦日本軍府檄至調保靖
容美桑植麻寮鎮溪大刺土兵三萬二千所過牢廩無缺公因奏

土司各有分守兵不可多調且無益徒糜糧廩其後土兵還輒掠內地人口公檄所至搜閱悉送歸鄉里顯陵大水衝壞二紅門黃河便橋而故邸龍飛慶雲宮殿多隳撓奏加修理建立元祐宮碑亭是時奉天殿災敕命大臣開府江陵總督湖廣川貴採辦大木工部劉侍郎方受命以憂去上特旨陞公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先是天子稽古制建九廟而西苑穆清之居歲有興造頗寫蜀荆之材公至則近水無復峻幹乃行巴庸焚道轉荆岳至東南川往來督責鉤之荒裔中於是萬山之木稍出然帝室紫宮舊制瓌瑰於永樂金柱圍長終不能合公奏言臣督率郎中張國珍李佑副使張正和盧孝達各該守巡叅政游震得副使周鎬僉事于錦先後

深入永順卯峒梭梭江參政徐需僉事崔都入容美副使黃宗器入施州金峒參政靳學顏入永寧迤東蘭州儒溪副使劉斯潔入黎州天全建昌董策入烏蒙叅政繆文龍入播州眞州西陽僉事吳仲禮入永寧迤西落洪班鳩井鎮雄程嗣功入龍州叅政張定入銅仁省溪叅議王重光入赤水猴峒僉事顧炳入思南潮底汪集入永寧順崖而湖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巡按御史吳百朋各先後親歷荆岳辰常四川巡撫右副都御史黃光昇歷敘馬重夔巡按御史郭民敬歷邛雅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高翀歷思石鎮黎巡按御史朱賢歷永寧赤水臣自趨涪州六月上瀘敘而巨材所生必於深林窮壑崇岡絕箐人跡不到之地經數百年而

後至合抱又鮮不空灌昔尙書宋禮及近時尙書樊繼祖侍郎潘
鑑採得逾尋丈者數株而已今三省見採丈圍以上楠杉二千餘
丈四五以上亦一百一十七視前亦已超絕矣第所派長巨非常
故圍圓難合臣奉命初恐搜索未徧今則深入窮搜知不可得而
先年營建亦必別有所處伏望皇上敕下該部計議量材取用庶
臣等惠心採辦而大工早集矣上允其奏命求其次者其後木亦
益出自江淮至於京師簿筏相接而天子猶以皇祖時殿災後十
年始成今未六七載欲待得巨材故殿建未有期而西工驟興漕
下之木多取以爲用三省吏民暴露三年無有休息期大臣以爲
言天子亦自憐之將作大匠又能規削膠附極般爾之巧而見材

度已足用公懇乞興工罷採以休荆蜀民使者相望於道詞旨甚
哀而工部大臣力任其事天子從之考卜興工有日矣其後漕數
比先所下多有奇羨凡得木一萬一千二百八十九章公上最推
功於三巡撫下至小官莫不錄其勞今不載獨載其所奏兩司涉
歷採取之地曰四川守巡督儒溪之木播州之木建昌天全之木
鎮雄烏蒙之木龍州蘭州之木湖廣督容美之木施州之木永順
卯峒之木靖州之木及督行湖南購木於九嶷荆南購木於陝西
階州武昌漢陽黃州購木於施州永順貴州則於赤水猴峒思南
潮底永寧順崖其南出雲南金沙江云大抵荆楚雖廣山木少採
伐險遠必俟雨水而出而施州石坡亂灘迂迴千里貴陽窮險山

嶺深峭由川辰大河以達城陵磯蜀山懸隔千里排巖批谷灘急
漩險經時厯月始達會河而吏民冒犯瘴毒林木蒙籠與虺蛇虎
豹錯行萬人耶許摧軋崩萃鳥獸哀鳴震天吸地蓋出入百蠻之
中窮南紀之地其艱如此故附著之俾後有考焉昔稱雍州南山
檀柘而天水隴西多材木故叢臺阿房建章朝陽之作皆因其所
有金源氏營汴新宮採青峯山巨木猶以爲漢唐之所不能致公
乃獲之山童木遁之時發天地之藏助成國家億萬年之丕圖其
勤至矣是歲冬徵還內臺明年考察天下官已而病作請告病益
侵乞還鄉天子許之行至東平安山驛而薨嘉靖四十一年四月
乙亥也年五十有七公仕宦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居家山東獲賊

湖廣營建東南平倭累有白金文綺之賜而提督採運之擢旨從
中下蓋上所自簡也祖考妣皆受誥贈母杜氏封太淑人所之官
必迎養世以爲榮公事太淑人孝謹每巡行日遣人問安還輒拜
堂下太淑人茹素公跪以請者數太淑人不得已爲之進羞膳平
生未嘗言人過其所敬愛與之甚親至其所不屑然亦無所假借
在江陵有所使吏遲至公問其故言方食市肆中又無馬騎故事
臺所使吏廩食與馬爲荊州奪之公曰彼少年欲立名耳竟不復
問周太僕還自滇南公不出候蓋不知也周公鄉里前輩以禮相
責誚公置酒仲宣樓深自遜謝而已爲人美姿容自少衣服鮮好
及貴益稱其志至京師大學士嚴公迎謂之曰公不獨才望逾人

丰采亦足羽儀朝廷矣所居官廉潔不苛採辦銀無慮數百萬先時堆積堂中公絕不使入臺門第貯荊州府募召商胡賞購過當人皆懷之故總督三年地窮邊裔而民虜不驚以是爲難是歲奉天殿文武樓告成上製名曰皇極殿門曰皇極門而西宮亦不日而就天子方加恩臣下敘任事者之勞績而公不逮矣娶顧氏封淑人子男五延植國子生延節延芳延英延實縣學生女四適孟紹顏管夢周王世訓其一尙幼孫男七世彥官生世良世顯世達餘未名孫女六余與公少相知諸子來請撰述因就其家得所遺文字叅以所見聞稍加論次上之史館謹狀

歸熙甫歸氏二孝子傳

歸氏二孝子予旣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輒索大杖與之曰毋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熟卽譏譏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慙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巳有飢色弟尋死終身怡然孝子少飢餓面黃

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旣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耶叔某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爲市人也

贊曰二孝子出沒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而能以純懿之行自飭於無人之地遭罹屯變無恒產以自潤而不困折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威卒變頑嚚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

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

歸熙甫筠溪翁傳

余居安亭一日有來告云北五六里溪上草舍三四楹有筠溪翁居其間日吟哦數童子侍側足未嘗出戶外余往省之見翁頽然晳白延余坐瀹茗以進舉架上書悉以相贈殆數百卷余謝而還久之遂不相聞然余逢人輒問筠溪翁所在有見之者皆云翁無恙每展所予書未嘗不思翁也今年春張西卿從江上來言翁居南澥浦年已七十神氣益清編摩殆不去手侍婢生子方呱呱西卿狀翁貌如余十年前所見加少亦異矣哉噫余見翁時歲暮天風僚慄野草枯黃日時晡余循去徑還家嫗兒子以遠客至具酒

見余挾書還則皆喜一二年妻兒皆亡而翁與余別每勞人問死
生余雖不見翁而獨念翁常在宇宙間視吾家之溘然而盡者翁
殆如千歲人昔東坡先生爲方山子傳其事多奇余以爲古之得
道者常遊人間不必有異而人自不之見若筠溪翁固在吳淞烟
水間豈方山子之謂哉或曰筠溪翁非神僊家者流抑巖處之高
士也與

歸熙甫陶節婦傳

陶節婦方氏崑山人陶子舸之妻歸陶氏期年而子舸死婦悲哀
欲自經或責以姑在因俛默久之遂不復言死而事姑日謹姑亦
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而寢姑婦相憐甚然欲死其夫不能一

日忘也爲子舸卜葬地名清水灣術者言其不利婦曰清水名美
何爲不可以葬時夫弟之西山買石議獨爲子舸穴婦卽自買磚
穴其旁已而姑病痢六十餘日晝夜不去側時尙秋暑穢不可聞
常取中裙廁牖自浣洒之家人有顧而吐婦曰果臭耶吾日在側
誠不自覺然聞病人溺臭可得生因自喜及姑病日殆度不可起
先悲哭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殮畢先是子舸兄弟三人仲弟子舫
亦前死尙有少弟于是諸婦在喪次子舫妻言姑亡不知所以爲
身計婦曰吾與若易處耳獨小嫗與叔主祭持陶氏門戶歲月遙
遙不可知此可念也因相向悲泣頃之入室屑金和水服之不死
欲投井井口隘不能下夜二鼓呼小婢隨行至舍西給婢還自投

水水淺乍沈乍浮月明中婢從草間望見之既死家人得其屍以面沒水色如生兩手持菱根牢甚不可解婦年十八嫁子舸十九喪夫事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灣在縣南千墩浦上

贊曰婦以從夫為義假令節婦遂從子舸死而世猶將賢之獨濡忍以俟其母之終其誠孝槩之於古人何媿哉初婦父玉崗為蘄水令將之官時子舸已病卜嫁之大吉遂歸焉人特以婦為不幸

卒其所成為門戶之光豈非所謂吉祥者耶

熙甫與人書云班孟堅云太史公質而不俚人亦易曉柳子厚

稱馬遷之峻峻字不易知近作陶節婦傳憇甚聰明可并觀之又云昨為陶節婦傳李習之自謂為不在班孟堅伯階下也得求郡中善書者入石可摹百本送連城使海內知有此奇節亦知有此文也又云近於舟中作得陶節婦傳風雪中讀之一似嚼冰雪也

歸熙甫王烈婦傳

王烈婦陸氏其夫王土家崑山之西益瀆村崑故有薛烈婦彭節婦嘗居其地舍旁今有薛冢焉百六十年間三烈婦相望也自烈婦入王土門其墓園枯竹更青三年三生芝皆雙莖比四年芝已不生而烈婦死世謂芝為瑞草芝之應恒於貴富壽考康寧而於烈婦以死是可以觀天道也已時王土病且死自憐貧無子難為其婦計烈婦指心以誓土目瞑為絕水漿家人作糜強進之烈婦不得已一舉輒輦蹙日視吾如此能食否俯視地喀喀吐出每涕泣呼天欲與俱去家人頗目屬私語然謂新死悲甚不深疑更八日其舅他出家無人諸婦女在竈下烈婦焚楮作禮俛首竊淚下

闔然向夫語見漆工塗棺曰善爲之徐步入房聞闔戶聲縊死矣
麻葛重襲面土尸也

歸子曰王士之祖父舊爲吾家比鄰世通遊好予髫年從師士亦
來長與案等耳不謂其後適有賢婦異哉一女子感慨自決精通
於鬼神其舅云新婦故淑婉仁孝人也嗟乎是固然無疑然予不
暇論論其大者

歸熙甫韋節婦傳

韋節婦九江德化人姓許氏爲同縣韋起妻節婦歸韋氏八年夫
死生子甫八月父母憐之意欲令改適然見其悲哀終不敢言也
夫亡後有所遺貲復失之貧甚幾無以自存而節操愈厲尤善哭

其夫哭必極哀蓋二十餘年其哭如初喪之日以故年四十而衰
髮盡白口中無齒如七十餘歲人初所生八月兒多病死者數矣
節婦謂其姑曰兒病如此奈何吾所以不死乃以此兒今如是悔
不從死因仰天呼曰天乎不能爲韋氏延此一息乎兒不食卽節
婦亦不食歲歲如是至六七歲猶病後乃得無恙旣長教之學名
曰必榮已而爲郡學弟子員始有廩米之養自未入郡學無廩米
之養非紡績不給食也議者以謂節婦之所處視他婦守節者艱
難蓋百倍之至於終身而毀其誠蓋出於天性尤所難者節婦旣
沒必榮以貢庭試選爲蘇州嘉定學官

贊曰予嘗從韋先生遊問洞庭彭蠡江水所匯處及廬山白鹿洞

想見昔賢之遺跡而後乃聞韋夫人之節然先生恂恂儒者其夫
人之教耶

歸熙甫先妣事畧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
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
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尙姪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
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輩感顧諸婢曰吾爲多子苦
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姪不數矣孺人舉之盡暗不能
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
猶以爲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

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
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千墩
浦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
以貴雄敦尙簡實與人妯娌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孺人
之吳家橋則治木綿入城則緝纊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
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鑪火炭屑使
婢子爲團累累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
乳抱手中紉綴不輟戶內灑然遇僮奴有恩雖至箠楚皆不忍有
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
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

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誦孝經卽熟讀無一字
齟齬乃喜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病舅母卒四
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
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
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
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
哉

方靈臯白雲先生傳

張怡字瑤星初名鹿徵上元人也父可大明季總兵登萊會毛文
龍將卒反誘執巡撫孫元化可大死之事聞怡以諸生授錦衣衛

千戶甲申流賊陷京師遇賊將不屈械繫將肆掠其黨或義而逸
之久之始歸故里其妻已前死獨身寄攝山僧舍不入城市鄉人
稱白雲先生當是時三楚吳越耆舊多立名義以文術相高惟吳
中徐昭發宣城沈眉生躬耕窮鄉雖賢士大夫不得一見其面然
尙有楮墨流傳人間先生則躬樵汲口不言詩書學士詞人無所
求取四方冠蓋往來日至茲山而不知山中有是人也先君子與
余處士公佩歲時問起居入其室架上書數十百卷皆所著經說
及論述史事請貳之弗許曰吾以盡吾年耳已市二甕下棺則并
藏焉卒年八十有八平生親故夙市良材爲俱棺椁疾將革聞
而泣曰昔先將軍致命危城無親屬視舍殮雖改葬親身之柩弗

能易也吾忍乎顧視從孫某趣易棺定附身衾衣乃卒時先君子適歸皖桐反則已渴葬矣或曰書已入壙或曰經說有貳尙存其家乾隆三年詔修三禮求遺書其從孫某以書詣郡太守命學官集諸生繕寫久之未就先生之書余心嚮之而懼其無傳也久矣幸其家人自出之而終不得一寓目焉故并著於篇俾鄉之後進有所感發守藏而傳布之毋使遂沉沒也

方靈臯二貞婦傳

康熙乙亥余客涿州館於滕氏見僮某獨自異於羣奴怪之主人曰其母方氏歛人也美姿容自入吾家卽涕泣請於主婦曰某良家子不幸夫無籍凡役之賤且勞者不敢避也但使與男子雜居

同役則不能一日以生會孺子疾使在視兼旬曉不交所養孺子凡六人忠勤如始至自其夫自鬻卽誓不與同寢處而夫死疏食終其身家人重其義故於其子亦體貌焉戊戌秋天津朱乾御言里中節婦任氏年十七歸符鍾奇踰歲而鍾奇死姑楊氏故孀也閱六月又死時任氏僅遺腹一女子而鍾奇弟妹四人皆孩提任氏保抱攜持爲之母爲之師又以其間修業而息之凡二十年各授室有家而節婦死族姍皆曰亡者而有知也楊氏可無懟於其死鍾奇可無憾於其親矣夫嫠之苦身以勤家多爲其子也自有任氏而承夫之義始備焉婦人委身於夫而方氏非生絕其夫不能守其身以芘其子是皆遭事之變而曲得其時義雖聖賢處此

其道亦無以加焉者也凡士之安常履順而自檢其身與所以施於家者其事未若二婦人之艱難也而乃苟於自恕非所謂失其本心者與

劉才甫樵髯傳

樵髯翁姓程氏名駿世居桐城縣之西鄙性疎放無文飾而多髭鬚因自號曰樵髯云少讀書聰穎拔出凡輩於藝術匠巧嬉遊之事靡不涉獵然皆不肖窮竟其學曰吾以自娛而已尤嗜奕棋常與里人奕翁不任苦思里人或注局凝神翁輒顰顙曰我等豈真知奕者聊用爲戲耳乃復效小兒輩強爲解事時時爲人治病亦不用以爲意諸富家常與往來者病作欲得翁診視使僮奴候之

翁方據棋局曉曉然竟不往也翁季父官建寧翁隨至建寧官廨得以恣情山水其言武夷九曲幽絕可愛令人遺棄世事欲往遊焉

劉子曰余寓居張氏勺園中翁亦以醫至余久與翁處識其性情翁見余爲文亟求余書其名氏以傳於無窮余悲之而作樵髯傳

原注寫出邨野之態如在目前而文之高情遠韻自見於筆墨蹊徑之外

劉才甫胡孝子傳

孝子胡其愛者桐城人也生不識詩書時時爲人力傭而以其傭之直奉母母中歲遭罷癘之疾長臥牀褥而孝子常左右之無違自臥起以至飲食溲便皆孝子躬自扶抱一身而百役靡不爲也

孝子家無升斗之儲每晨起爲母盥沐烹飪進朝饌乃敢出傭其傭地稍遠不及炊則出勺米付鄰媪而叩首以祈其代爨媪辭叩則行數里外遙致其拜焉至夜必歸歸則取母中裙穢汚自浣滌之孝子衣履皆敝垢而時致鮮肥供母其在與傭者之家遇肉食卽不食而請歸以遺其母同列見其然而分以餉之輒不受平生無所取於人有與之者必報母又喜出觀遊村鄰有伶優之劇孝子每負母以趨爲藉草安坐候至夜分人散乃復負而還時其和霽母欲往宗親里黨之家亦如之孝子以生業之微遂不娶惟單獨一人竭力以養終其身母陳氏以雍正八年病至乾隆二十七年乃以天年終蓋前後三十餘年而孝子奉之如一日也母旣沒負土

成墳卽墳傍掛片席而居悽傷成疾逾年癸未孝子胡其愛卒

贊曰今之士大夫遊宦數千里外父母沒於家而不知其時日豈意鄉里傭雇之間懷篤行深愛之德有不忍一夕離其親宿於外如胡君者哉胡君字汝彩父曰志賢又同里有潘元生者入自外而其家方火其母閉在火中元生奮身入火取其母以出頭面皆灼爛此亦人之至情無足異然愚夫或怯懦不進則抱終身之痛無及矣勇如元生蓋亦有足多者余故爲附著之

原注摹寫極眞質而不俚直逼史記

劉才甫章大家行畧

先大父側室姓章氏明崇禎丙子十一月二十七日生年十八來歸踰年生女子一人不育又十餘年而大父卒先大母錢氏大母

早歲無子大父因娶章大家三年大母生吾父而章大家卒無出
大家生寒族年少又無出及大父卒家人趣之使行大家則慷慨
號慟不食時吾父纔八歲童然在側大家挽吾父跪大母前泣曰
妾卽去如此小弱何大母曰若能志夫子之志亦吾所荷也於是
與大母同處四十餘年年八十一而卒大家事大母盡禮大母亦
善遇之終身無間言櫬幼時猶及事大母值清夜大母倚簾帷坐
櫬侍在側大母念往事忽淚落櫬見大母垂淚問何故大母歎曰
予不幸汝祖中道棄予汝祖沒時汝父纔八歲回首見章大家在
室因指謂櫬曰汝父幼孤以養以誨俾至成人以得有今日章大
家之力爲多汝年及長則必無忘章大家櫬時雖穉昧見言之哀

亦知從旁泣大家自大父卒遂喪明目雖無見而操作不輟櫬七
歲與伯兄仲兄從塾師在外庭讀書每隆冬陰風積雪或夜分始
歸僮僕皆睡去獨大家煨鑪火以待聞叩門卽應聲策杖扶壁行
啟門且執手問曰若書熟否先生曾撲責否卽應以書熟未曾撲
責乃喜大家垂白吾家益貧衣食不足以養而大家之晚節更苦

嗚呼其可痛也夫

原注真氣淋
瀉史記之文

韓退之毛穎傳

附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
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
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翽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僊之術能匿

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貌
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秦
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
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爻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
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跌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
同其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
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
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
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
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

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
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軍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
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
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
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嘗侍上休方
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
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
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秃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
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秃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
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

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
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
為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
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
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